

# 俄汉成语谚语中“祸福”观念对比分析

陈 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摘 要:**“祸福”观念是每个民族精神内核的一部分,这一观念蕴含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祸福”观念起源于人类原始的精神体验,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俄汉民族“祸福”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充分反映出两个民族的独特个性、民族精神和不同的宗教背景。成语谚语作为格式化的语言单位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观念在语言中的浓缩和精华,构成阐释俄汉民族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独特角度。

**关键词:**“祸福”观; 俄汉对比; 成语谚语

**中图分类号:** H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13)02-0089-04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nd Woe” in Russian and Chinese Idioms and Proverbs

Chen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ough occupying a great part in each nation's spiritual heritage,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nd woe” displays a variety of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es. Originated from human's primitive spiritual experiences,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nd woe” now has apparently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ing steps of history and society. Both Russia and China have rich contents pertaining to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nd woe”, which powerfully reflects unique personalities, national spirits, and different religious backgrounds in these two nations. As standardized linguistic units, idioms and proverbs undoubtedly can be treated as products into which national wits condense, as well as the essence that our ideas are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s. Additionally, they are effectively dedicated to a novel perspective to demonstrate different outlooks on world and values in Russia and China.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Fortune and Woe”; comparis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dioms and proverbs

### 一、引言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镜子,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语言中都有所反映。“语言中包含了该民族成员对现实世界的认识。”<sup>[1]</sup> Вежицкая认为:“观念属于精神世界,它有名称,反映了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受一定文化的制约。”<sup>[2]</sup> Вежицкая及其学派认为,观念只包括那些对理解某一民族心智和该民族特有的世界观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语义结构。俄罗斯学者普遍认同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命运(судьба)、心灵(душа)和苦难(тоска)。围绕这三种基本观念衍生出诸如善恶、美丑、生死、

祸福等一系列精神实质。

Степанов认为:“观念有着恒定的含义,其意义表现在语言单位固定的和自由的组合形式中,它存在的基本形式是词或词组。”<sup>[3]</sup>除了词汇之外,观念还可以体现在其它语言层次,包括惯用语、语篇等。

“成语是语言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部分。在内容上,成语所选用的素材和民族的历史甚至风俗习惯息息相通;在形式上,成语的表现手段、结构方式也全都浸透着民族语言的特征。”<sup>[4]</sup>通过分析俄汉成语谚语等格式化语言单位蕴含的文化信息,可以阐释俄汉民族心理、民族个性中的某些基本特点。文章拟以俄汉语中的成语谚语为语料,分析俄汉民族间“祸福”观念的差异,从全新角度来印证俄汉民

族性格特征。

## 二、俄民族观念中的“祸福”观

Счастье 在《俄汉详解大词典》<sup>[5]</sup>中的释义为“①幸福②运气、成功、走运(успех/удача 同义)③〈俗〉命、命运”。Беда 的释义为“不幸、灾祸、灾难(несчастье/бедствие/горе/невзгода 同义)”。

### (一) 或然的幸福, 必然的灾祸

幸福是与物质和精神感受有关的或然状态, 灾祸则是具体的必然事件。

“幸福是一种状态, 达到任何非常具有价值的目标的人都会处于这种状态, 对幸福的渴望比幸福本身更重要。”<sup>[6]139</sup>幸福不在于攫取权力和财富, 而在于追求精神的自由: Счастье——это когда тебя понимают(幸福就是你被别人理解的时候); Счастье дороже ума/богатства(幸福重于智慧/财富); Не в деньгах счастье(幸福不在金钱); Счастья не купишь(幸福不是金钱能买到的)。

灾祸通常与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 具有必然性: Беда над головой висит(大祸临头); От беды не спрячешься(灾祸躲不过); Беда на голову с языка валится(祸从口出)。

### (二) 幸福短暂, 灾祸频繁

幸福不具有常态性, 本身是不容易把握和琢磨的: Счастье вольная птичка: где захотела, там и села(幸福是自由的小鸟, 想落哪里落哪里); Счастье сквозь пальцы проскочило(幸福容易从指缝溜走); Легче счастье найти, чем удержать его(找幸福容易守幸福难); Живая счастливой жизнью, не считать это своим счастьем(身在福中不知福)。

灾祸则具有常态性, 是人的意志不可控制的: Беда одна не ходит(祸不单行); Где беде быть, там её не миновать(哪里有祸, 人躲不过); Не думал, не гадал, как в беду попал(灾祸来到, 出人意料); Беда бедой рождается(祸生祸)。

### (三) 俄民族的“祸福”观都是矛盾的

从幸福观来看, 一方面人们向往幸福: Не родись красивой, а родись счастливой(不要漂亮要幸福); 另一方面又对幸福持一种负面的态度, “幸福, 如达里在自己的字典里所定义的, 就是一种偶然, 所渴望的一种突发事件, 是‘造化’、‘得手’和‘成功’”<sup>[6]143</sup>。幸福在很多情况下有碰运气等不赞之义, 常与“傻瓜”联系在一起: дуракам счастье(傻

瓜才走运); Со счастьем на клад набредёшь(走运的人能碰到宝藏); Без счастья и в лес по грибы не ходи(不走运的人做什么事都不顺利)。因此在俄罗斯人们会因为自己“傻瓜”一样的幸福而产生罪恶感, 并产生深刻的内心悲伤。<sup>[6]143</sup>

灾祸也是矛盾的, 一方面惧怕面对灾祸: Лучше хлеб с водой, чем пирог с бедой(如能消灾免难, 宁可吃糠咽菜); Не смейся чужой беде-своя на гряде(见人灾祸别高兴, 自己也有倒霉时); Беду скоро наживёшь, да не скоро выживешь(招灾惹祸易, 消灾免祸难)。另一方面又认为灾祸可以给人以帮助, 使人变得聪明: Беда ум родит(灾祸产生智慧); Беда вымучит, беда и выучит(灾祸叫人苦恼, 但也使人成长); Не было бы счастья, да несчастье помогло(没有幸福, 不幸也会来帮忙); Чужая беда не даст(даёт) ума(不经一堑, 不长一智)。在灾祸中还可以鉴别友情: Друзья познаются в беде(患难见知己)。

### (四) 幸福不可靠, 享受苦难

在俄罗斯民间, 幸福对应于“运气”、“成功”和“偶然事件”, 幸福往往是不可靠、盲目和不可预测的, 甚至幸福的获得是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功绩的, 如 Счастье что волк: обманет да в лес уйдёт(好运是狼: 欺骗后就跑回森林); Счастье, что вешнее ведро(幸福如同春天的好天气); Было б счастье, а дни впереди(享福莫忘朝前看)。幸福自己会偶然来临, 但会引起周围人的嫉妒, 最好不要展示它: Счастливым быть-всему досадить(一人走运, 大家眼红)。俄民族往往对突然来到的、少有的幸福持这样的态度。

俄民族崇拜苦难, 甚至享受苦难, “在俄罗斯, 苦难往往代表神圣”<sup>[7]</sup>, 受难意识成为特殊民族心态之一: Счастью не верь, а беды не пугайся(不要迷信幸福, 也别害怕灾祸); При счастье бранятся, при беде мирятся(幸福时多计较, 灾祸时多忍让)。幸福往往是与苦难相联系的: Бояться несчастья-и счастья не будет(害怕不幸, 难得幸福); Счастье с несчастьем на одних санях ездят(幸福与不幸如影随行)。

### (五) 俄民族“祸福”观的宗教基础

正如索洛维约夫所说: “俄罗斯的理念是宗教的。”<sup>[8]</sup>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根基是东正教, 俄民族受东正教禁欲取向和苦难意识影响极深。“东正教蔑视尘世的幸福, 认为这种幸福不够崇高, 是微不足道的, 是难以持续的”<sup>[9]</sup>; Счастье везёт дураку, а

умному Бог дал(傻瓜靠走运,而聪明人的幸福靠上帝)。俄罗斯宗教情结——宿命论使俄民族潜意识中绝对服从命运,而不进行抗争:Бойся не бойся, а року не миновать(怕也罢,不怕也罢,厄运躲不过);Семь бед-один ответ(多犯少犯,反正免不了要负责)<sup>[10]</sup>。

#### (六) 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对幸福观的影响

苏联时期,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幸福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幸福不再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状态,可以通过双手和劳动等合理的途径获得:Счастье и труд рядом живут(幸福和劳动相生相伴);Счастья в воздухе не вьётся, а руками достаётся(幸福不会天上掉,要靠双生来创造)。个人幸福不再是“傻瓜”的专利,也上升到与集体幸福相同的地位,如 Наше счастье в наших руках(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Не гоняйся за счастьем; оно всегд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ебе самом(无需追逐幸福:幸福一直存在你自身)。

### 三、汉民族观念中的“祸福”观

在《现代汉语大词典》<sup>[11]</sup>中福的本义是“‘幸福’,古称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祸的本义为“‘灾祸,祸患’。引起不安、苦难或动乱的原因”。

#### (一) “祸福”都是不可控制的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祸福”从本质上是不受人力支配的,是个人命运中“预先设定”的。这种观念起源于人类与自然界抗争过程中所处的劣势地位:祸福有命;祸福无常;不测之祸;大祸临头;祸从天降;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 (二) 幸福崇高,灾祸由人

幸福是个人精神和物质追求的最高境界,灾祸多与个人行为相关。

“在中国古代,最早对幸福作出系统论述的是春秋中叶以前的《尚书·洪范》中提到的五福: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寿终正寝五个方面构成幸福要件。”<sup>[12]</sup>汉民族的传统幸福观是对个人、家庭幸福的追求,是个人幸福的体现:人丁兴旺、子孙有为、光宗耀祖、多子多福、福孙荫子、阖家幸福。“‘福、禄、寿、喜、财’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人生幸福的五要素,民间有‘五福之中寿为先’、‘五福捧寿’的说法。”<sup>[12]</sup>长寿、平安、爱、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美好事物都是幸福的表现形式:福寿康宁,福禄双全,积

爱成福,平安是福。

灾祸自古以来就不被人们喜欢,与上述的灾祸天定论相矛盾,有时认为灾祸的发生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祸福由人;天灾人祸;祸从口出;祸由己生;存亡祸福,其要在身。

#### (三) 幸福观的矛盾性

在汉民族的观念中,幸福是神圣、抽象和难以刻画的,通常将它比喻化,并且幸福是可以度量和无限延展的:福如东海、洪福齐天、福星高照、福至心灵、后福无量。

在对幸福无限追求的同时,中国人也看到了幸福背后潜藏的危险:福为祸始;福过灾生;福不盈眦;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为了避免这些潜在的危险,采用有意的“付出”、“施舍”来换取未来的幸福:吃亏是福;亏人是祸,饶人是福;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

#### (四) 汉民族“祸福”观的宗教基础

汉民族的“祸福”观深受佛教和道教生死轮回,苦海无边,形尽而神不灭观念的影响。来源于佛教关于“祸福”的成语有三灾八难;在劫难逃;万劫不复;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福慧双修等,提示人们生活中有许多苦难,要从苦难中学习。道教中亦有福祸无门,惟人自召;欺人是祸,饶人是福;积爱成福,积怨成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成语,教导人们做好事,积善德,才能得善果。

#### (五) 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对幸福观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个人幸福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个人利益追求受到抑制,个人和家庭幸福要服从集体和人民大众的幸福,提倡“为天下人谋永福”;“为人民谋幸福”;“劳动创造幸福”。而现代社会则注重追求物质幸福和个人感受的幸福,中国人的幸福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 (六) “祸福”的辩证关系

受到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民族的“祸福”观是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积爱成福,积怨则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福祸相生;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祸不妄至,福不徒来;福由己发,祸由己生。

同时汉民族面对灾祸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可以转祸为福的:避祸就福;祸绝福连;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祸为福先;因祸得福。

另外,在研究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起先人们认为,“祸福”和“福祸”是相同的,但是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

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查找的结果是,现代汉语中没有“祸福”这个词,古代汉语中“祸福”组合形式的数目要远远超过“福祸”的组合形式。成语中,“祸”、“福”相邻并列组合时,除福祸无门外,“祸”字总是在“福”字之前,如祸福有命、祸福无常、吉凶祸福等。这也从语言角度提示人们,中国人对于灾祸的一种警示态度,这与上述汉民族矛盾的幸福观相吻合。

#### 四、俄汉“祸福”观对比

通过对俄汉成语谚语语料的分析,笔者发现,俄汉语中表达“祸福”观的成谚语在数量上有不同的特点。俄语中表达幸福和灾祸的成谚语在数量上没有很大差异,而汉语中表达幸福和祸福转化关系的成谚语要远远多于表达灾祸的成谚语。这体现出汉民族对幸福的渴求程度要远比俄民族强烈,而俄民族似乎对灾祸和苦难更加享受。

##### (一) 俄汉幸福观的异同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俄汉民族都注重对幸福的追求,因社会形态的改变,幸福观念也都随之发生改变,甚至与既有的幸福观念产生对立。但是在具体的行为和思想中,俄汉民族对待幸福的态度又有很大差距。汉民族的幸福观是正面的、积极乐观的,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注重个人幸福的追求,其矛盾性体现在“幸福与灾祸互为因果关系”上,体现了汉民族中庸的哲学思想。而俄民族矛盾的幸福观则是基于个人与集体间的矛盾关系,尤其是对个人幸福既追求又憎恶的态度体现了其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

##### (二) 俄汉灾祸观的异同

俄汉民族都对灾祸持一种畏惧态度,不希望“灾祸”的发生。但是俄汉民族又由于宗教、历史等因素影响对发生和尚未发生的“灾祸”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汉民族对灾祸抱有积极的态度,认为人定可以胜天,追求生命和幸福的价值,同时又不惧怕死亡和灾祸,注重现世的生活状态。而“俄罗斯人总是在与命运抗争,追求理想和自由的同时,又会陷入深深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中去”<sup>[13]206</sup>,其灾祸观深受苦难意识(толка)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苦难,而不进行抗争。俄民族“祸福”观念向人们展现了俄罗斯最深层次的核心思想“未来的不可测性和人类对自身发展的不可控性”<sup>[13]206</sup>。

#### 五、结论

通过对俄汉民族起标识作用的“祸福”观念的

比较分析可以得知:尽管俄汉民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成谚语中包含的经验和寓意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汉民族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共通之处。但俄汉民族又因历史、社会、宗教、哲学等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待“祸福”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差别。

“对俄罗斯来说,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立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只能用矛盾这个词来说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sup>[14]</sup>俄民族成语谚语中对“祸福”观念矛盾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矛盾性、极端性特点。而中国具有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社会发展较为平缓稳定,世界观和价值观显得更为平和,能较客观辩证的看待世界和自我。汉民族对“祸福”观表现出既要顺其自然的接受,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汉民族中庸的性格特点。

##### 参考文献:

- [1] 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11.
- [2] Вежицкая А. Язык Культура. Познание [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1996:11.
- [3] Степанов Ю. С.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M].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4:76.
- [4] 马国凡.成语[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38.
- [5] 赵洵,李锡胤,潘国民.俄汉详解大词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5198.
- [6] 科列索夫.语言与心智[M].杨明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 [7] Забияко П. А. Начал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2:36.
- [8] 索洛维约夫.俄罗斯思想[M].贾译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538.
- [9] 欧阳康,陈仕平.论俄罗斯民精神的主要特性[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1):6.
- [10] 万丽.通过谚语管窥俄语语言世界图景的民族性[J].青年文学家,2011(19):160.
- [11] 王同忆.现代汉语大词典[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398.
- [12] 孙春晨.中国人幸福观的演变[J].政工研究动态,2008(23).
- [13] Маслов В. А. Когни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M]. Минск: Учебное Лосobie, 2005.
- [14]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M].汪剑钊,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37.